

欧阳克俭 著

BIAN YING XING WEN

# 边影行文

陈福桐题



作家出版社

欧阳克俭 著

BIAN YING XING WEN

# 边影行文

陈福桐题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影形文/欧阳克俭著.-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1

(四川作家文丛)

ISBN 7-5063-3595-6

I .边… II .欧阳…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376543 号

## 边影形文

---

作者:欧阳克俭

责任编辑:陈 华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印刷: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字数:175 千

印张:7

版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595-6

定价:17.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文章贵于写精品，书籍重于吐真情

——《边影形文》序一

苗 青

—

**我**与欧阳克俭文友初次相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还在锦屏县的县志办公室工作。当时，我因为承担主编一套《中国苗族文学丛书》的任务，正在向各地征稿。根据有关方面资料获知，锦屏县是苗族书面文学的发祥地之一，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很有几个舞笔弄墨的知名文人。我们已经列入《丛书》计划的汉文本《古近代文人诗文选》一书，当时正在征稿之中。记得，我曾经代表《丛书》编委会写了一封信给锦屏县民委，请他们协助挖掘清代苗族诗人龙绍纳的诗文（当时只知道锦屏古代有个著名的苗族诗人龙绍纳，其实还有别的文人），以便入册。随后这封信转到了锦屏县县志办，叫县志办的同志帮助处理。不久，我们收到了一封厚信，打开一看，是手抄的龙绍纳的诗文稿，抄写的字迹十分工整。其中随夹的一封信件，落款人是欧阳克俭。这是我第一次在书信中认识了欧阳克俭，但却留给我的印象很深。第一感觉是此人办事非常认真，文笔功底较厚。

到了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欧阳克俭已经调到了黔东南自



治州首府所在地凯里工作了。当时，锦屏籍旅居台湾的台湾写作“快刀手”——著名的苗族作家姜穆先生生前几次回故乡，都是先到贵阳，后到凯里，再到故里。记得，在我与姜穆先生的交谈中，曾经顺便问他为什么要先走凯里而后再到故里？他告诉我说：“凯里有亲朋好友，要会一会。我要到欧阳克俭家里去……”1994年，我与姜穆先生等几位苗族作家和学者同车去重庆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姜穆先生又一次提到欧阳克俭。他说“此人文笔不错，为人也很诚恳……”随后，在我与姜穆先生生前的多次互通信件之中，姜先生也多次提及欧阳克俭，一再称赞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这以后，姜穆先生又好几次专门评论了欧阳克俭。一是在《写在〈锦屏人物概览〉后》一文里说道：“历史是史家对往事的理智重建工作，并加以记录保存。作为鉴往的学问，必须是冷静客观，要有相当的责任与担当，才能做得到。许多资料牵涉到现实问题，其间的取舍的确是要费许多心事。这种陈述，很难下笔。而欧阳（克俭）先生能从容其间，乃在于他能不偏不倚，才能得到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中间的“从容其间”和“不偏不倚”两个词组八个字就概括了欧阳克俭对历史人物鉴定与取舍的稳重沉着和恰如其分的能耐与开拓。二是在《试解〈边风如歌〉》一文里说道：“《边风如歌》是属于乡土作品，同‘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郑义写活窑洞、大别山，‘湘军派’的沈从文、孙建忠、古华、蔡测海、彭见明写活了神秘的湘西一样，借重他们的生花妙笔，把视同荒原的山水呈现给世人；欧阳克俭则把黔东南的杉乡、风土、人物活脱脱地透过他一支灵巧的笔，把‘歌的海洋’与杉乡伐木，侗苗‘歌场’对歌、放排、鼓楼、吊脚楼、风雨桥等神秘面纱一一揭开，甚至社会兴起与没落，也都肌里分明的剖析细说，这是了解黔东南不可或缺的一本集子……”这是发自姜穆先生的肺腑之言，几句话





就把欧阳克俭的文学生涯与文笔生花勾画出来了。三是姜穆先生在其他场合里还称赞欧阳克俭说：“这人没有官场习气，非常值得人尊敬。”所有这些，都是我从姜穆先生生前的口里和笔里了解到的欧阳克俭，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

后来，在我与欧阳克俭的几次接触当中，既验证了姜穆先生生前对欧阳克俭评论之正确，也使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欧阳克俭，并为结识这位文友而感到高兴。不久，他从凯里给我寄来了一本《边风如歌》，并嘱咐我给他的大作写一篇介绍性的文章——实际上是写一篇评论。我一口答应了，但是由于当时我的工作十分繁重，有好几本书稿等着我去处理，一直抽不出身来握笔润色，以至拖下来变成了言而无信。我为此而感到深深的内疚。好在有姜穆、伍略和其他几位大家已经为他的大作写了评论，而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肯定，也算是间接地弥补了我的一点心愿。然而，我心里总觉得很不塌实，耿耿于怀，硬是欠下了欧阳克俭的一笔账，未知何时能够还清？

今年上半年，我正在湖南走亲访友。一天，突然接到了欧阳克俭的一个电话，说他今年还有一本书要出版，并且要求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他写一份《序言》。我推脱不下，也无理推脱。于是，只好答应了下来。随后我自己责问自己，这一次不能再放空炮了，非言而有信不可。然而我在湖南，身边没有他的大作可以阅读，又怎么能够凭空着笔写《序》呢？于是只好在电话里与他商量并达成了协议，等我回到贵阳以后再完成任务。我回到贵阳已经是7月中旬了，天气再热也比不上湖南的热，加上我住在花溪河畔，这里气候凉爽，大热天根本不用开电扇，自然空调给人一种十分舒畅的心情。于是，我很快地给欧阳克俭去了电话，告诉他我已经回到了家。就在我给他通电话后的周末，他专程从凯里给我送来了他将要出版的《边影形文》书稿打印稿四



大本，随着还有他近几年出版的《边风如歌》、《边地杂俎》和《边人行吟》等。现在，我的书架上已经突出地放入了他近几年来出版的几部“边”系列作品：《边风如歌》、《边地杂俎》、《边人行吟》、《边庐镜语》，再加上即将出版的《边影形文》、《边韵辑零》，那就是“六边”大作了啊！好家伙！我既要好好地阅读即将出版的《边影形文》，又要阅读前面的“几边”大作，实在要花一定的工夫。虽然不能一口吃成个胖子，但是也非得认真琢磨其中的文笔走向及其特色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欧阳克俭文友交给我的任务。因此，哪怕再忙再累再有困难我也得鼓起眼睛阅览，用手敲打键盘写我的读后感。

## 二

《边影形文》汇集了作者自出版《边风如歌》后，近些年来所创作的散文，后面还有一个“附录”，那是各家对作者评论的有关作品。这里不妨先引用两位文学大师所说的有关话语看看：

“诗歌、小说虽有人说同是天才即不妨所见略同，所作相象，但我以为究竟也以独创为贵；历史则是纪事，……”（鲁迅《不是信》）

“我始终深信做一个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不当在他的官职大而多，实在应当看他的作品，对于人类进步、世界和平有没有真正的贡献。”（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



鲁迅强调的是“以独创为贵”；沈从文强调的是一个作家值得尊重的地方主要是“看他的作品对于人类进步、世界和平有没有真正的贡献”。这两位文学大师各述己见，但却道出了一个共同的真理：文学即人学，一切围绕人转，要有人的独创精神，要为人类进步做出贡献。

回过头来，再看看《边影形文》这部作品。其中所写的内容，无疑都是“围绕人转”这个中心的。通读集子里的各个篇章，都充满着人的憎爱分明，同时表现了一定的独创精神，所以对人类进步是会有一定贡献的。

文章贵于写精品，书籍重于吐真情。因此，我愿意围绕这个问题，把我读欧阳克俭《边影形文》所想到的，如实地写在这里。

### 一、关于写精品

文学作品，多半都是虚构而成。但是它绝不是凭空设想，必须是原于生活和高于生活的一种艺术虚构，所以要求作者的作品必须是属于精品一类的。这里，还是先看看几位文学大师是怎样说的：

一般地说，虚构得越多越好，这才是真正的创作。但是，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虚构：虚构出来的东西在你们那里已经产生出一种绝对真实的印象。没有虚构，就不能进行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摘自阿·托尔斯泰《向工人作家谈谈我的创作经验》）

没有一个作家是纯然客观地在观察生活的。纷纭复杂的现实，在作家头脑中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反映——他所接受的，或者排斥的，喜欢的或者憎恨的，唤起他





想象或者引导他作推论的，都是受他的身世、教养、生活方式等等所形成的思想意识的操作……（茅盾《关于艺术的技巧》）

对于自己的诗创作，我是相当严格地要求它的字句精练的。我坚决地认为，以经济的字句去表现容量较大的内容，这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草率、罗嗦，是诗的致命伤。诗的寿命在思想深刻、感情饱满、表现简练、含蓄……我常常这样要求自己：从无数可以备用的词汇里去严格挑选那最合适的一个，把它放在最恰当的地方，像把一颗螺丝钉安放在大小适中的洞洞里，一环一环的把它扭紧。（臧克家《写诗过程中的点滴经验》）

以上几位大师所说的，虽然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却道出了作者们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文学作品，怎样从现实生活的材料中选择而浓缩成为创作的精品，哪怕是从字词句到篇章结构都得认真琢磨，最后才能达到苦苦追求的目的。

《边影形文》一书，和前面已经出版了的《边风如歌》、《边地杂俎》、《边人行吟》、《边庐镜语》，以及《边韵辑零》等作品一样，是作者经过了一番深刻地思索以后，才得出的这么一个书名的。它与前面的几“边”连接起来，前呼后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边”地风格之书——“边书”。什么是“边”地？作者本人和他人都已经说过了，这里用不着再去罗嗦。我这里要说的是：这书名本身，就是一个极富地方特色的精品。这精品，是作者从历史与生活的现实中挖掘、选择、提炼、浓缩而成的。因而，看了书名，不能不吸引读者再去看看其中的内容。

《边影形文》一书，汇集了散章 17 篇，后面的《附录》收



录了近 20 篇各家评论作者及其相关书籍的作品，说是“附录”，实际上既是补充也是画龙点睛部分。作者本人在其《后记》中说道：

《边风如歌》、《边地杂俎》、《边人行吟》、《边庐镜语》、《边影形文》，加上随后即将付梓的《边韵辑零》，‘六边’联袂至此，看来我的确是一个对‘边’字情有独钟的人了。因为既做了‘边人’，如果不抒边情、写边事、赋边风、唱边歌、填边词、吟边诗、作边文、形边影、诉边心、吐边韵，我的确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于是，以人之真情实感为诗为文，而不迎合某事某人，某格某品，更不考虑是否符合既定的某种规范和情势，昼而黽勉从事，夜而援笔做文，自由表达，渐成习性，并乐此不疲。

可见，作者是横下了一条心，哪怕再苦再累，也非著“边书”不可，所以他的“边书”一本接着一本地问世了。其中，我以为最珍贵的是：“以人之真情实感为诗为文，而不迎合某事某人，某格某品……”这就是作者的独到之处，也就是他的精品之处。下面，我们不妨来看看克俭“边书”中的其他例子：

与歌舞有约之人  
注定在节日中相聚  
播种美丽之人  
注定收获一地的笑容  
月光洗柔的男女  
从汉唐时代走来



满夜歌声

淹没了回家的路径

(《边韵集零·苗家歌舞晚会》)

有德无才实为愚氓，有才无德乃是小人。

理想是天上的太阳，现实是地上的葵影。

论人之非，何如自己多施一分善；

责人之过，不若自己多用一分功。

纵己之欲，恶莫大焉；

言人之非，祸莫大焉。

仁者，不让人之有所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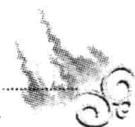
智者，毋使人之无所及。

(《边庐镜语·人生孤语》)

前一首，几个简短的诗句，勾画出了一幅苗寨月夜歌舞的动人美景；后一组，只言片语汇总，道出了一轮人生之哲理。凡此，书中的例子很多。这就是文章的精品所在之处。感谢作者慧眼识珠，献给读者如此精练之精品，真是使人读了一饱眼福。

## 二、关于吐真情

凡事都离不开一个“情”字，可谓“人生有情人兴旺，人生无情变成土”。这似乎是一个社会共识的道理。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一个“情”字，因为它“情有独钟”。要吐露真情，作者本人才能得到自我安慰；吐露了真情，作品才能感动读者之心。欧阳克俭写的“边书”，所吐露的自然是边地之情——朴实而善良



的人生真情。这种真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民族之情

作者本人，生于边地，扎根于边地。作为边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他根深蒂固，首先吐露的是民族之情。这里不妨先引用他的作品中的有关文字看看：

山寨的贫穷和无奈与苗家人炽热的情怀，在一个夕阳西下与秋雨萧疏的薄暮时分欣然拥抱着我。我的目光像山岚般潮湿，我的思绪若暮雨般稠密。为一种无以回报的尴尬，为一种打秋风般的嫌疑。踱着沉重的脚步，趟过低吟浅唱的白水河，我该怎样来重新解读我心中永远记挂的西江哟！

不知是不忍心侵扰这块千百年来的一方净土，还是焦虑自己脆弱的情感，无法承受曾经努力付出却千百年来仍旧十分贫穷和落后的父老乡亲们的倾心厚待？我的脚步自始就比同行的伙伴慢了半拍，我的心总是徘徊和沉湎在一种对于贫穷的感受与拒绝的二维空间里受着莫名的熬煎。

从而，不管是穿行在羊排和东引高低不平、逼仄曲折的石街小巷中（聚寨而居，层楼重叠，街巷湫隘，不便畅通，最不敌寨火），还是流连于平寨和南贵错落有致、栉比鳞次的吊脚木楼旁时（木质楼房可避毒蛇、野兽及湿气、瘴气，但人居其上，下牢牛豕，人畜共处，秽气上升，于卫生不无妨碍），作为一个农村生长、流淌着农民的血液的我，其感受自然与在都市里生长的文朋诗友们有着天差地别的迥异。一如回到我千百次拥抱过的熟悉而陌生，并不浪漫也不完美，始终贫穷



而落后的故乡，我的双眸无从聚焦灿烂，我的心海无法沸腾欢欣。仅瞅一眼那“美人靠”上挤擦的衣物什件，壁板上悬挂的火铳、刀斧，堂厅里用枋头柱脑钉制成的简易桌凳；摩挲过那一壁壁一垒垒色泽黧黑或火红、风化剥蚀的房基屋坎，我的思绪早已随了时光老人堕入了苗寨悠远而痛苦的回忆之中……（《贫穷与超越的无奈》）

这是作者作为贵州省作家协会的会员，跟随黔东南州作家协会，去中外有名的千户苗寨西江采风所写的一篇散文，这里只选其中的一节。但是读了以后，使人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思绪万千，心中装满了重重叠叠的苗寨木楼、弯弯曲曲的石街小巷、炽热情怀的苗家父老乡亲 and 那千百年未改的聚居环境等等。读者的心，不是陶醉于对现实浮光掠影的欣赏，却是与作者一道“思绪早已随了时光老人堕入了苗寨悠远而痛苦的回忆之中。”深深乎，勃勃乎，我的脉搏在不断地加速跳动，哪怕呼吸着周围的新鲜空气，心情也是在不平静地思索再思索。我想，作者若不是出生并扎根于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出于“忧吾忧以及人之忧”的感性与理性认识的话，那么他绝不可能用如此的笔调去描写西江苗寨的现在、过去和想象的未来。他的笔调之所以如此深刻与生动，那是他把自己的思绪完全投入到写作对象之中去了。忘我而不要忘记历史与现实，所以笔墨才交织在那炽热的情怀与内心的痛苦、历史的贫穷与现实的无奈之中。这就是作者自然而深沉地表现出一种深厚的民族之情。

有人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话不错，我表示赞同。作者的这种深厚的民族之情，不但渗透在他的散文创作之中，而且也渗透在他的诗歌创作和其他文体创作之中，例子甚多。我



想，就凭这种深厚的民族之情的表现，他的作品必然会得到社会的公认与赞许的。

## 2. 人民之情

文学艺术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所表现出的属性之一就是人民性。文学的人民性是指文学作品与人民命运的血肉联系，是人民的思想、感情、愿望、要求和利益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人民之情的基础上，没有人民之情就谈不上什么文学的人民性。

欧阳克俭的作品，吐露真情的表现之二，就是人民之情。下面，我们还是先来看看他的有关作品：

一九六四年，只有七岁的我，至今还不能忘记所见证的在那场持久的冬雪中消失的许多生命。其中最不能忘怀的两个生命，一个是父亲从野坡上抱回来的一只不敌冰雪的寒冷和饥饿的围困，躲进一株空心的大核桃树的树洞里藏身，奄奄一息，行将毙命的小山羊。这只可怜的小山羊，几经母亲和我的精心救治与调理后，脆弱的生命好不容易才从弥留中复苏过来。可是却在一次去户外排泄粪便时被同样受到饥饿和寒冷困扰的邻居当作一只“野味”给捕杀烹食了，再无归途。另一个则是我那尚未进入生命花季便被饥饿和病魔生生拽往死亡之界的小小的二姐金娥。两个鲜活而弱小的生命，终未能穿越那场血狱之炼的自然的雪天和人生的冬季……

因此，从四十年前的那场大雪开始，我便对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深信不疑了。但同时也让我明白了，更多的时候，自然的为害是不及人之所为的。人祸远比天灾要大得多。也就是从





那个时候起，我同时切觉到了，雪，其实是一个对天地人间充满怜爱，对生命怀有暖意的精灵。虽然，雪的外部形同飘絮，但内在却无比博大和宽厚，举轻若重，而且潜藏着一种无畏的果勇和顽强的毅力，乃至无坚不摧的豪迈之气。雪，临渊涉步，陟峰缘顶，努力争取和实现自己生命最初和最后的尊严、自由和辉煌，而完全不同于人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宵小奸佞等无耻之徒的罪恶行径。……

（《见证一场大雪》）

字里行间，充满了爱憎分明之感。作者，开始是恨雪的，而后转变为爱雪和歌颂雪了。这种思想转变的基础是作者经过思索比较以后，认识到“更多的时候，自然的为害是不及人之所为的。人祸远比天灾要大得多。”这种认识的转变是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想的，所以在歌颂雪的尊严、自由和辉煌之后，得出了雪“完全不同于人世间的那些蝇营狗苟、宵小奸佞等无耻之徒的罪恶行径。”这种大褒大贬的吐露，完全是出自于人民之情。

下面，再捡两个例子看看：

数几春风过，  
方开旧岁花。  
声声柳笛怨，  
不是话桑麻。

此来春仲去秋遐，  
今上重楼看落花。



有酒高歌舞剑戟，  
无书散淡品茶茶。

月扶半壁兴堪好，  
酒过千巡骂病衙。  
莫道文章少用处，  
为官敢让揭乌纱？！

（《边韵辑零·无题二首》）

富人以奢侈命短，贫者以困厄多寿。

贤者在位，能者尽其职；  
庸者在位，鄙者专其权。

以权轻人，权去而人蔑；  
仗势欺人，势尽而人弃。

以威屈人，未有能服人者也；  
以德化人，方可服天下之人。

权力到了腐败者的手中会越用越大，  
义务和责任到了贪官的身上则愈变愈少。

（《边庐镜语·大道轻言》）

前二首诗，字里行间无不饱含与吐露着人民之深情。后一组语录汇集，句句行行无不道出了人民之心声。而这一切，无不都是出自于作者对人民的深深之情。读到这里，我不能不说一声：



情到深处必涌泉，美哉，高哉！

### 3. 国家之情

记不清楚是哪一位古人或近人曾经这么说过：“国之兮兮，大于家兮。国家之兮兮，乃天下万物脊梁之维系兮。”由此看来，国家之情，可谓大于一切了。《边影形文》所吐露真情的表现之三，就是国家之情。下面还是让我们先来拾取有关作品看看：

啊，八百里洞庭，千载名楼，万岁神山！若非是上苍博大胸怀吐哺造化的神物，便定然是地腹雄动的脉息催发的精灵了。心在一楼一湖一山间，你的心智便不由得也随之空灵起来，“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文正老夫子一篇《岳阳楼记》，如椽大笔，亘古绝唱，萦回于耳，不仅为你捧出了一座名楼、一个名湖、一脉名山，同时也引发你解读一串或经典或琐屑的故事……

于是乎，九十年代末期，当我再度赴会岳阳楼，在饱览湖光山色和文化遗存之后，便尤为“岳阳楼”自东汉以来二千年的沧桑变迁，三十多次的屡毁屡建的不屈不挠而钦佩不已。岳阳楼，该是在赓续传存和光扬着一种怎样绵延不断的美好人生愿望和纯正远大的精神追求啊！……

我无能对名楼、名湖、名山作出全面的感受，也无能对她所载负的博大与精深作出哪怕是一个横断面的理性解读。我只能对个体生命的一次旅行而负责，因为我与其他前贤一样，毕竟在这里滞留过、登临过，度过一